

胡适的中学作文

胡志金

1905年春天,14岁的胡适在他二哥同学的介绍下进入上海澄衷学堂学习,开启了他的中学生活。

澄衷学堂是由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于1900年捐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班级授课制学校,也是沪上闻名的一所中西融合的新式学校。那时的上海风起云涌,新旧激荡,各种新思想、新思潮一起涌入这个开放之地。少年胡适睁大眼睛,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革中的世界,贪婪地吮吸着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。

在这里,他遇到了给他带来思想启蒙的老师——杨天骥先生。杨天骥思想活跃,目光敏锐。有一次,胡适去看他,他有意在胡适的作文稿本上题了“言论自由”四个字。这意味深长的四个字镶嵌在少年胡适的心中,成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。

杨天骥先生注重在阅读指导中给学生洞开一扇新思想之窗,他曾将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作为读本介绍给学生。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,屡战屡败,书中“优胜劣败,适者生存”的观点,犹如当头棒喝,给了少年胡适极大的刺激与震撼。不仅如此,杨先生还在写作训练中融入新的思想元素,引发学生思考。他曾以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,试申其义”为题让学生作文。且看胡适如何

阐发他的滔滔宏论:

物与物并立必相竞,不竞无以生存也,是曰物竞。竞矣,优胜矣,劣败矣,其因虽皆由于人治,而自其表面观之,一若天之有所爱憎也者,是曰天择。惟其能竞也,斯见择矣;惟其见择也,斯永生存矣。于物则然,于人亦然,于国家亦然。橘柚与麦,同一植物也,而何以橘柚不生于北地,麦穗不秀于赤道也?曰:惟不适物竞,而不被择故。驯鹿与犀象,同一动物也,而何以驯鹿独植于北极,犀象蕃息于热带也?曰:惟适于物竞,而为天所择故。他若黄色虫之生于沙漠,松柏之冬茂,猫之夜光,莫不各以所长,与他族角逐于天演之中,而终得胜利,遂挺然峙立以生存。呜呼!生物与天演,其关系固有若是者。

印第安人(美洲土人),人也,亚利安人(欧洲民族),人也,而何以一则蒸蒸日上,而一则渐灭以尽也。曰:惟适于竞争与不适于竞争之故。尼革罗人(非洲土人即黑人),人也,高加索人(即白人),人也,而何以一则且为世界之主人翁,而一则永为他族执厮养役也?曰:惟适于竞争与不适于竞争之故。呜呼!人种之关系天演,有若是者。

高丽、暹罗、安南、缅甸、印度,皆国也,日本、法兰西、英吉利,亦国也,而何以一为主国,一为藩属也?曰:惟一能竞,而一不能竞之故。波兰、埃及,国也,英、法、俄、德,亦国也,而何以一为原动



在上海澄衷学堂,胡适遇到了给他带来思想启蒙的老师——杨天骥先生。杨天骥先生注重在阅读指导中给学生洞开一扇新思想之窗,他曾以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,试申其义”为题让学生作文。

力,一为被动力也?曰:惟一能竞,而一不能竞之故。呜呼!天演之关系于国家,又若此者。

今日之世界,一强权之世界也。人亦有言,天下岂有公理哉!黑铁耳,赤血耳。又曰:公法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。呜呼!吾国民闻之,其有投袂奋兴者乎?国魂丧尽兵魂空,兵不能竞也;政治学术,西来是效,学不能竞也;国债累累,人为债主,而我为借债者,财不能竞也;矿产金藏,所在皆有,而不能自辟利源,必假手外人,艺不能竞也。以劣败之地位资格,处天演潮流之中,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相角逐,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,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之国相待不渐渍以底灭亡亦难矣!呜呼!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奋兴者乎?

这是迄今为止仅存的一篇胡适早期中学作文,当年杨天骥先生把学生的优秀作文汇集

于册,“与试卷并束而发之,俾他日自鉴其进步之锐钝也”,后被收藏在学校资料室中。1924年6月16日出版的澄衷中学校刊《智识》曾登载此文,署名“胡洪骅”。

这篇作文颇有当年“时务文体”的特点,亦文亦白,行文自由,铺排、渲染,笔锋甚健。

“物与物并立必相竞,不竞无以生存也,是曰物竞。竞矣,优胜矣,劣败矣,其因虽皆由于人治,而自其表面观之,一若天之有所爱憎也者,是曰天择”,开篇直奔主旨,气势不凡,以明白晓畅之语言阐述何为物竞天择。之后三段运用排比、对比手法,分别从生物、人种、国家三方面,例析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之普遍意义。论述清晰,逐层深入。且连用三个感叹句结尾,反复咏叹,情理并茂。结尾一段竭尽铺排、渲染之能事,于

雄辩的言辞、严密的推理中,表露出少年胡适对于中国应如何立足于强权世界的思考,意谓中国须在兵、学、财、艺这四个方面强大起来,方能与列强竞争。识见高远,已显端倪。“以劣败之地位资格,处天演潮流之中,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相角逐,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,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之国相待不渐渍以底灭亡亦难矣!呜呼!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奋兴者乎?”针砭时弊,慷慨陈词,折射出胡适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,从中亦可感受到梁启超改造国民性思想对其影响之深。全文不足800字,然引据翔实,严谨有序,汪洋恣肆,笔力雄健,有声震寰宇之力,振聋发聩之功。很难想象,此等雄文,竟然出自14岁少年之手!难怪杨天骥先生读后喜不自禁地评价他“富于思考力,善为演绎文,故能推阐无遗”,并“赏制钱二百,以示奖励”。此文让少年胡适的思想与才情脱颖而出,从中可以窥得一位卓越学者少年成长的印迹。

胡适后来在《四十自述》一书中,还饶有興味地提及此文“曾在旧课卷内寻出,至今还保存在校内”。遗憾的是,此文原稿可能在战乱时散佚,已难觅其踪影了。

◀ (上接14版)

好利用。很快,一座全长一百二十米、主楼连地下共五层、两翼四层的大楼就矗立了起来。

自部委调到学校,从京城前往江南,离开家庭的庇佑,远离表兄的关照,如此种种,邓云乡为何如此选择?具体原因已无从考究,或者只不过是组织的安排吧。邓先生性情散淡,哪怕京华风物念兹在兹,也能安之若素。

苏州工作了一年多,由于地域差价,工资比北京时还少了几万块,这倒影响不着这个单身汉的生活,下馆子吃“双过桥”和蟹粉豆腐、去爱河桥的书场听评弹都是常有的事,还能逛人民路的旧书店,以每本一千元的价格买下全套《古今》。虽说是电力系统的新学校,但偶然也能遇着文史界的旧人,比如程小青。每次开会

的时候,邓先生就会盯着程先生的脸看,想象着这是怎样一个人呢,怎么能写出那么多侦探故事来。有次程先生察觉了,他大概也猜到了小邓的心思,报以微微一笑。之后又前往南京工作,不过并非工作调动,而是苏州电力学院于1954年8月整体迁往南京,成了南京电力学校(92年更名为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,后合并为如今的南京工程学院)。期间去过杭州,他曾回忆起清泰街附近羊坝头的一所老房子,这是他夫人的娘家。

邓夫人蔡时言,浙江武康人,两人的结合,邓先生用“真姻缘棒打不散”来形容。邓云乡原籍山西灵石,北京长大,南调华东,蔡时言一直生活在华东;两人都属大龄,以前都有过异性朋友,有些关系很好却未结为婚姻;而此刻两人杭州定情,上海登记,南京结婚,果然是

“各有因缘莫羡人”。邓先生为人和善,和岳家关系很好,蔡时言是家中最小的女儿,后来胞姐蔡素琴也来同住,她的女红与烹饪技艺十分高超,师友如谢国桢、王西野乃至后辈赵珩前来都请内姐烧菜,油焖笋、响铃、东坡肉、八宝鸭子是必备的,最后还有鸭肉馄饨,每每赢得交口称赞。

不过蔡时言先后动过肠粘连、胃切除的大手术,几十年来又疾病不断,所以常常念及“真姻缘是苦姻缘”。夫妇之间感情和睦,邓夫人病故,邓先生写了不少凭吊的诗文。

邓云乡1956年再次回到上海,在上海动力学校(上海电力学院前身)任教,直到1993年退休。当年的燃料工业部,早在1955年就已撤销,分设煤炭工业部、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,表兄贾林放担任过煤炭工业部副部长,和邓

先生已是不同的系统。“双百”方针贯彻时,他笔头思动,据《新闻日报》编辑陈诏回忆,当年副刊《人民广场》,既追求多样性又讲究配合形势,需要应景文章,邓先生这种倚马可待的作者最受欢迎:电影演员周璇逝世,他赋诗志哀,政府救济民间艺人,他又以诗抒怀。而后运动频频,时局变换,作诗的风险大了,邓先生只偶尔投稿给《光明日报》,内容不离文史,如1958年4月20日《略谈商务版(聊斋志异)的注释》、1962年11月3日《画意诗情文理》、1962年7月5日《扇子与文学》。

至于此时邓云乡的心情,虽自言“我感到赚钱吃饭和学术爱好在某种情况下,原是可以分开的”,但后来的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后记中流露的却并不是这么回事。1951年《鲁迅日记》影印本甫一出版,他就

借来细细阅读,发现先生的游踪都是自己极为熟悉的地方,先生来往过的朋友学生不少是自己的老师,他觉得那时或再稍晚写这样一本书,“遇有疑难的地方,还有问处,还有找处,自然比后来要容易而且详实得多”,大有惋惜之意。

直到1981年,邓云乡写完了《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》,此文发表在专业期刊《价格理论与实践》上。遇着“编了一辈子报纸,见人就约稿”的唐云旌怂恿他写东西,先生虽自感“多年不写,笔墨荒疏,怯于重新执笔”,但还是陆续写成不少篇什,这就是文字雅雋的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。此后声名鹊起,当外地文学青年写信来说读过他不少书,佩服之至,要报考他的研究生时,先生只能连忙回信说不敢了。